

“揭宋之亡，吊明之失”^①— 王夫之《宋论》与明遗民心态

吕梅芝

(湖南大学, 湖南省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 王夫之有感于明亡, 所著史论皆借古喻今之作, 王船山史论中所体现的明末遗民的情怀在《宋论》中尽显无疑, 《宋论》中所见明末遗民的矛盾心理特征时时折射出亡国之哀。王夫之以宋政之得失隐喻明亡之原因, 所见皆为笃实之论。本文试图讲宋亡之语境放入明末遗民的精神世界中, 揭示明遗民亡国之痛与对制度的极力反思。文章主要分为四大部分: 一是论述《宋论》中所见宋朝灭亡的原因揭露, 二是论述王船山史论中对明亡之隐射, 第三部分论述王夫之的遗民心态, 最后进行总结。王夫之的“揭宋之亡, 吊明之失”。

关键词: 王夫之 明遗民 宋论

中图分类号: k249.2 **文献标识码:** A

明末清初是我国重要的社会转型期, 专制统治腐朽, 社会各种矛盾尖锐。明末清初社会大动荡, 明王朝的灭亡对士大夫阶层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 亡国之痛, 使他们认真反思, 开始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痼疾和明朝灭亡的原因进行反省并著书立说。这其中最出名的明遗民莫过于: 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而作为明朝遗臣之一的王夫之在抵抗清朝失败的情况下, 著书立说, 《宋论》就是其中的一篇史学散文。王夫之感慨当时的明朝灭亡与宋朝何其相似所以写了《宋论》一书, 探讨宋朝由兴盛走向衰弱的发展历程。他将宋王朝的帝王将相置放在这个问题前加已审视评鉴, 由此发现其得失功过、王朝盛衰转变的根由。王夫之写《宋论》以宋喻明, 借由宋代发生的重大事件来审视明朝政事的得与失, 最终是为了探讨“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 作为明朝遗民的王夫之家国归属感已无存, 怀着深痛之情来反思朝代的灭亡。《宋论》有 15 卷, 每卷按皇帝区别, 没有标题。每卷中根据论述的内容标以序号, 这本书看似没有联系, 其实是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的: 它以帝号为次序, 加以论述各个朝代主要的弊端, 一以贯之的是整个宋王朝逐渐走向灭亡的一个渐进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君主、大臣、人才、政治、经济、教育、科举、军事、边防等

^①原文为: “吊明之亡, 揭清之失”, 语出自蔡元培《(石头记)索隐》, 与胡适《<红楼梦>考据》合本, 华云点校,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各个方面的问题。

一、 揭宋之亡——船山论宋朝灭亡之原因

1. 背信背德

“宋有求己之道三焉，轶汉、唐而几于商、周，传世百年，历五帝而天下以安，太祖之心为之也。逮庆历而议论始兴，逮熙宁而法制始密，舍己以求人，而后太祖之德意渐以泯”^①。本来宋朝帝位传了一百年，经历了五代，天下都很安定，宋太祖的诚信导致了这一切。到了仁宗庆历年间，不安分的议论开始出现，等到了熙宁年间而法治开始严密，舍弃对自己的要求转而去要求别人，再往后太祖的仁德渐渐泯灭。《宋论》中又提到：“熙、丰以降，施及五百年，而天下日趋于浇刻。宋初之风邈矣！不可追矣！”^②这里可以看到王夫之是反对推行变法，认为实行申韩之术会危害国家，主张推崇儒家的“仁德求己”政策。《宋论》中提到：“君子之道，有必不为，无必为。小人之道，有必为，无必不为。……必为者，强物从我，求诸人者也。”^③王夫之认为君子是有底线的，有必定不会做的事情，没有必须要做的事情。而小人是没有底线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事都会做。必定做的事情，一定会想尽各种办法去做，强迫万物顺畅自己，用各种方法要求别人。故王安石之允为小人，无可辞也。安石之所必为者，以桑弘羊、刘晏自任，而文之曰周官之法，尧、舜之道；则固自以为是，斥之为非而不服。若夫必不可为者，即令其反己自攻，固莫之能遁也。^④王夫之认为熙宁变法只一味强调敛财，王安石藉由仁义之言行申韩之术，上令下达却忽略实际行动给国家、人民的深重灾难。王夫之全盘否定宋儒的不仅如此，为了推行新法必定要有支持者，而这些人未必有忧国忧民之也，有些人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站队。比如说吕惠卿、蔡京、曾布之流蛊惑君主祸害百姓，朝政更迭迅速，徽宗时期任用蔡京、王黼、童贯、朱耐等奸人，可以说尽是小人，此时无大臣能挽救朝政。^⑤南宋时期的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等，玩弄权术，残害忠良。王夫之认为如果满堂皆小人，

^①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4。第5页

^②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4。第67页

^③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4。第116页

^④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4。第116页

^⑤朱玉荣 王夫之宋论思想研究[D] 中央民族大学 2015.5.1

他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做事，屈膝求和，很少真正的为国家效力，这样国家必定灭亡。

2. “宋无人”

在《宋论》中，王夫之再三的强调“宋无人”，这里的“无人”可以说是王夫之认为宋朝缺乏真正的明君贤臣和为国家效力的人。“夫宋之所以财穷于荐贿，国危于坐困者，无他，无人而已矣。”^①“然则宋之亡也，非法也，人也。无人者，无大臣也。”^②“有财而不知所施，有兵而不知所用。无他，唯不知人而任之，而宋之亡，无往而不亡矣。”^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来王夫之对宋朝缺乏各种人才和君主不能做到知人善用是感到多么的无奈和悲伤，认为这样会导致国家灭亡。《宋论》中提到：“宋之盛也，其大臣之表见者，风采焕然，施于后世，繁有人矣；而责以大臣之道，咸有歉焉。非其是非之不明也，非其效忠之不挚也，非其学术之不正也，非其操行之不洁也，而恒若有一物焉，系于心而不能舍。故小人起从而蛊之，己从而玩之，终从而制之；人主亦阳敬礼而阴菲薄之。无他，名位而已矣^④，王夫之看来，由于各种“名位”的诱惑，会使许多大臣丧失其本心，逐渐忘记了自己原来的抱负，有用之才最终和其他奸佞小人同流合污。这其实是宋“无人”的一种原因而已。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没有可用之才，在一定程度上王夫之也控诉了宋代没有明君这一事实。没有可用之才，一方面归因于宋代仕子本身，另一方面也归因于没有明君，没有可靠的选拔制度。^⑤在王夫之看来，宋代的士人参加科举考试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没有为国效力的远大抱负。最后种种导致了宋“无人”的残酷现实。

3. 猜忌武将

宋太祖本身是武将出身，通过“陈桥兵变”当上皇帝，他本人对武将也是极度不信任的，因此宋太祖接受赵普的建议，他极力削减武将的兵权，自此

^①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 宋论 [M]. 北京：中华书局，1964，第120页

^②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 宋论 [M]. 北京：中华书局，1964，第131页

^③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 宋论 [M]. 北京：中华书局，1964，第151页

^④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 宋论 [M]. 北京：中华书局，1964，第63页

^⑤王成芳 《从《宋论》看王夫之眼中的明君、贤臣——兼及宋代灭亡的原因》 [J]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12.15，第6期

宋将之奉之为家法,上下师从,壹于猜忌。“宋之所以裂天维、倾地纪、乱人群、貽无穷之祸者,此而已矣。”^① 宋朝把猜忌武将作为家法,实行让文臣武将放弃权力嬉戏玩乐的谋略,日削月衰,等待他们的是传承千年的文化遭到重创,中原沦丧于异族之手。当时,宋朝皇帝为更好的加强中央集权,采取了“强干弱枝,内外相制”的模式一把国家的精锐军—禁军,一分为二,一半云集首都,一半分驻全国各地,这就有力削弱了地方的力量,有利于控制分裂。但是,地方军力量的削弱,却使宋朝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减弱; 还有,为了防止武将权力过于集中,把禁军的统领权一分为三,这样万一战事突发,就会指挥不灵。再加上采取更戍法,士兵没有什么被号召力。这就大大削弱了宋军的战斗力; 另外,重视文官,而文官没有什么军事常识,打起仗来,自然会败给灵活剽悍,有丰富作战经验的邻国军队。

二、 吊明之失——船山于明朝政治的失望与反思

1. 君主应该为政以德,严格要求自己

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汉、唐是已。诗曰:“鉴观四方,求民之莫。”德足以绥万邦,功足以戡大乱,皆莫民者也。得莫民之主而授之,授之而民以莫,天之事毕矣。乃若宋,非鉴观于下,见可授而授之者也。何也?^②王夫之认为帝王接受天命,最高是因为德行,就像商朝和周朝一样。其次是因为功劳,就像汉、唐两朝,德行能够安抚所有国家,功劳足以平定天下的大乱。这些都是替人民解决问题。但宋朝宋朝并非是老天认为可以把皇位传给他的。而且宋太祖赵匡胤在行伍中起家并无恩德惠及下民,也无战功可言。那么天命何以授之于宋!王夫之认为宋太祖得到天下之后所使用的统治手段,可得出宋太祖本来就应该成为天下的君主。本来赵匡胤作为五代后周的臣子是没有机会成为君主,他利用手下扶助,黄袍加身登上权力的顶峰,应该说是他自己把握了这一历史契机。他认为天命虽有理可循但不是谁的意志,进而指出自己可以创造天命,与天争权。反观五代时期,朝代更迭,天命并没有赋予谁,而赵匡胤创造天命,接受了“非常之命”。夫宋祖受非常之命,而终以一统天下,底于大定,垂及百年,世称盛治者,何也?唯其惧

^① 王夫之著,刘绍军译注:《宋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940页

^②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4,第1页

也。惧者，惻怛不容自宁之心，勃然而猝兴，怵然而不昧，乃上天不测之神震动于幽隐，莫之喻而不可解者也。^①宋太祖接受了不同寻常的天命，最终得以统一天下，大局稳定，延续百年，世称为盛世的治者，凭的是什么呢？正是由于恐惧之心。恐惧之心，即是辗转怛惻不容得自身安宁的心情。这恐惧之心突然就会出现，使人怵惕而不受蒙昧，这正是上天神秘莫测的神明震动了他的幽隐之情，无比明了而又难以解释。这里说明王夫之有一种“天人感应”的儒家思想，君主必须好好地对待百姓，不然会受到惩罚。文王之治岐者五，五者皆厚责之上而薄责之吏民者也。五者之外，有利焉，不汲汲以兴；有害焉，不汲汲以除；有善焉，不汲汲督人之为之；有不善焉，不汲汲禁人之蹈之。故文王之仁，如天之覆下土，而不忧万物之违逆。夫治国、乱国、平国，三时也。山国、土国、泽国，三地也。愿民、顽民、庸民，三材也。积三三而九，等以差；其为利、为害、为善、为不善也，等以殊；而巧历不能穷其数。为人上者必欲穷之，而先丧德于己矣。言之娓娓，皆道也；行之逐逐，皆法也；以是为王政，而俗之偷、吏之冒、民之死者益积。无他，求之人而已矣。宋有求己之道三焉，轶汉、唐而几于商、周，传世百年，历五帝而天下以安，太祖之心为之也。逮庆历而议论始兴，逮熙宁而法制始密，舍己以求人，而后太祖之德意渐以泯。得失之枢，治乱之纽，斯民生死之机，风俗淳浇之原，至简也。知其简，可以为天下王。儒之驳者，滥于申、韩，恶足以与于斯！^②周文王治理岐山的方法有五种，这五种都是自我严格约束，而对待官吏和人民则很宽容。这五条里面，有带来利处的事情不会急吼吼地号召大家去做；有害的事情不会急吼吼地去禁止，有好的事情不会急吼吼地监督大家去做，有不好的事情也不会急吼吼地禁止人去冒犯。所以文王的仁义，如同天空覆盖着土地，而不担心万物会造反。国家有安定，混乱和平庸三种时期，地方有山，平地和水三种地形，人民有顺民，顽固分子和平庸三种。这样三种情况结合在一起产生很多变化，如果统治者一定要想出一种让所有人都能接受的管理方法，那相当于自己首先丧失了道德。说话时娓娓道来，头头是道；推行时都是法令，拿这个当作王政，那么风俗就会变得苟且，官吏会变得奸诈，老百姓会死者越来越多，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要求别人太多了。宋朝要求自己的道德有三条，超过了汉朝和唐朝，几乎达到商朝和周

^①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4，第2页

^②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4，第5页

朝的程度。帝位传了一百年，经历了五代，天下都很安定，宋太祖的诚信导致了这一切。到了仁宗庆历年间，不安分的议论开始出现，等到了熙宁年间而法治开始严密，舍弃对自己的要求转而去要求别人，再往后太祖的仁德渐渐泯灭……知道法治简化可以做天下的主人。儒家里面差劲的人，看多了申韩的学说，不配知道这个道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夫之认为帝王应该严格要要求自己而不应该过分的苛责百姓，他反对使用法家的那套严刑峻法。

2. 君主要应该亲贤臣、远小人，善于纳谏

在王夫之看来，宋徽宗把治理国家当作游戏，选择蔡京为宰相正好符合自己的需要，蔡京也明白徽宗这种心理，时时迎合。与此同时童贯、王黼、朱勔之流得进用，满朝皆小人，其后果可想而知。“亲贤远佞”一直是政治文化中所强调的，而衡量臣子是否“忠”、“贤”，是从道德上进行评判。事实上，如果权力没有制衡机制容易导致腐败，鉴于此，王夫之认为“宰相之用舍听之天子，谏官之予夺听之宰相，天子之得失则举而听之谏官”。^①送样构建了一个君、相、谏官三者“环相而治”的机制。君主虽决定宰相的任免，但是其中不乏君主以自己的喜好任用宰相的人选，此时谏官就要用他们“犯颜无讳之危言”劝阻君主、纠正其过，另外又将争论之权授予谏官决断，可对君主所下错误的政令或予令予驳回。而谏官与宰相为僚属，听之于宰相。王夫之认为在仁宗时期朝堂言论混乱与宰相和谏官分成敌对阵营有关，谏官持宰相的短处而攻之，宰相在朝廷培植自己的势力，借由皇帝的威严来打压谏官。所以到宋朝晚期，“言愈长，争愈甚，官邪愈侈，民害愈深，封疆愈危，则唯政府谏垣不相下之势激之也”。^②在这里王夫之强调谏官进言的职责是为了纠正君主的过失，并不在于牵制宰相。

3. 道统思想

王夫之说过：“天下极重而不可窃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谓治统；圣人之教也，是谓道统。”^③在他看来儒家思想对于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在《宋论》中，涉及治国政策方面，王夫之主张“为政以德”，他坚持传统儒家的观念，认为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好的治国方法，这不就是儒家思想核心“仁”和“礼”的体现吗？王夫之在《宋论》中，对于那些遵守道德和礼教的人毫不吝啬地给予赞扬，宋朝建立之初，太祖皇帝担心武将

^① 王夫之著，刘绍军译注：《宋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46页

^② 王夫之著，刘绍军译注：《宋论》，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53页

^③ 王夫之，著，《读通鉴论》，卷十三《东晋成帝》之七

权力过高，危及自己的统治，实行“杯酒释兵权”，剥夺了开国功臣的兵权，但是也并没有像以前王朝那样大肆杀戮功臣，并且“州县之庭立《戒石铭》，蜀孟昶之词也”。以激励官员，体恤百姓。此外，宋太祖还立下了三戒条，即保全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王夫之评价其为“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①太宗时期，施行仁政，遵守礼制，对江南、西蜀、北汉等地的降臣予以重用，例如，“太宗修《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诸书至数千卷，命江南、西蜀诸降臣分纂述之任”，对于北汉降将杨业父子宋太宗“任以边圉而亡猜”。太宗重用降臣的做法也是受到王夫之的赞扬，认为太宗是“善取材矣”。太祖、太宗靠自己的德行来使天下顺服，采取与民休息、仁义治国等措施，在王夫之看来，这些是君主治理天下成功的模式。王夫之将追求功利、刑法的申韩之说斥为“洪水猛兽”。法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先秦时期的韩非子，他积极倡导君主专制主义理论，认为君主应加强对天下的控制，韩非还积极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他认为要用严刑峻法威慑民众，培养顺民，这样才能更好的巩固统治。作为传统儒家学者，王夫之明显是不赞同法家的那套严刑峻法。在《宋论》高宗卷十中，王夫之对于宋朝初期的官戒碑的见解是：“儒术不明，申、韩杂进，夷人道之大经，蔑君子之风操，导臣民以丧其忠厚和平之性，使怀利以相接而交怨一方者，皆此言也。”^②显然在他看来申、韩学说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都是不好的，使整个社会风气不好。王夫之还认为善于治理天下的君主须“以忠厚养前代之孙，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以节制养百姓之生理，非求之彼也”。^③显然他坚持统治者应该以宽厚仁慈来对待臣民，所以他认为积极倡导改革的王安石是个小人。在《宋论》中王夫之指责申不害、商鞅和韩非残害仁义，而跟从他们学说的君王如“嬴政也，曹操也，武曌也，杨坚也，”最终“其亡也忽焉。”^④由此看来王夫之将严刑峻法看作是法家思想的专有手段，认为那些推行暴政的君主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他非常痛恨那些主张用法家思想来治理国家的统治者，认为他们的灭亡也是必然的。相比较于对法家思想的严厉控诉，王船山对于道家的批判还是比较温和的。他认为“黄、老之弊，掊礼乐，击刑政，解组决防，以与天下相委随，使其民宕佚而不得游于仁义之圃。”

^①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4，第4页

^②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4，第187页

^③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4，第5页

^④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4，第249页

^①道家思想的弊端与法家恰恰相反,法家思想是主张统治者采用严刑酷法强力压制人民。黄、老思想在政治方面的主张主要提倡“无为而治”,主张统治阶级要慎用刑法,让百姓自己自我发展,不要过多的去限制他们,采取与民休养生息的做法,但是这种统治策太过于自由散漫,可能会使整个社会没有什么秩序可言,不利于整个社会的正常运作。王夫之还引用晋代和南朝的例子,比如说其中提到晋人因为“反曹魏之苟核,荡尽廉隅,以召永嘉之祸。”他认为晋朝就是没有继承传统的那套伦理规范,最后招致永嘉之祸。而南朝政权能长期存在的原因就是南朝还保留了儒家除去刑杀的风气。^②通过船山在《宋论》中的言论,我们可以知道,他坚持用儒家的那套理论来治理国家,对于道家和法家的那套思想他并不赞同。虽说他的想法有点片面,但对于一位传统的儒家学者,我们还是可以理解的。

4. 一定的夷夏之别的思想

“夷狄者,歼之不为不仁,夺之不为不义,诱之不为不信。何也?信义者,人与人相与之道也,非以施之异类者也。”^③就像传统的汉人学者一样,王夫之认为那些夷狄并非我汉族一类,所以对他们是不能讲客气的。我们不能说他的观点是狭隘的,这也与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毕竟异族把当时的正统王朝明朝给灭了,他心里对于少数民族肯定是有仇恨的。所以在论述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对于凡是主张抵御少数民族南下并且主张积极抗战的文官和武将,都予以高度评价,对于主张退让、议和以及带兵无方的人物都予以批评。王夫之对投降派官员和将领如此痛恨,大概也是想以批评宋朝投降派为借口,来影射和讽刺明末那些投降满清的明朝官员。王夫之在《宋论》第八卷宋徽宗的论述中,评论了宋、金夹击辽国的史事,认为“狡夷不可信”。宋朝的灭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也”,^④王夫之觉得宋朝的灭亡,使得传承数千年之久的华夏文明传统都断裂了,可见王夫之根本就没有把少数民族的文明列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南宋时期,金兵占据黄河以北,河北人民纷纷组织义军,配合宋军抗击金军。宋朝时期的农民军主要是依附官军进行反抗异族的斗争,对于宋朝各地抗击北方少数民族的义军,王夫之也有详细

^①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4,第249页

^②刘京 从《宋论》看王夫之的史论 [D] 内蒙古大学 2014.5.12

^③王夫之 读通鉴论[M] 卷四

^④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4,第260页

的评论。王夫之首先认为他们“其志可嘉” 他认为可以利用他们进行短时间内的运动战,即“唯速用其方新之气而已”,但是“固定大略,戡大难、摧大敌、成大功者,无所恃于此焉”,^①不能指望他们摧毁强大的敌人,更不能指望他们抵抗强敌和保卫城池。光武帝刘秀在使用农民军时就“用之以转战,而不用之以固守”,原因在于义军的兴起“有好动之民,喜于有事,而躍掉以兴者焉。其次,则有侥幸掠获,而乘之以规利者焉。又其次,则有若不能自主,为众所迫,不能自己者焉。又其次,则佃客厮养,听命于主伯,弗能自免焉。”许多参加义军的人动机不纯,还有许多是被迫参加,这些人组成的义军根本无力阻挡女真军队。^②他的这种思想与宋朝农民起义的结果有很大关系,宋朝几次大的农民起义,如宋江、方腊、杨么等人的起义都没有对宋朝构成大的威胁;南宋末年,“宋之将亡也,江、湘、闽、广之闲,起者众矣,而终不救礪门之祸在宋王朝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孤立的起义军根本就无法形成强大的战斗力来抵御外敌;明末清初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例如张献忠、李自成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可以说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当清军入关后,起义军遇到强大的清军时,随即败下阵来,而在守城池的战斗中,也是一触即溃,起义军全国流窜,最终为清军剿灭。对于明朝而言,这些起义军其实真的耗费了他们的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它在面对异族侵略的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明末清初农民起义的兴衰历程王夫之看在眼里,应该对他的思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三、王夫之的遗民心态

1、坚持民族气节,不为利禄所诱惑

王夫之作为一位明朝遗臣,他内心中有自己的坚持,就算是遇到各种困难,也不会轻易放弃。从明朝被清朝所亡以后,他一直在家乡衡阳坚持抵抗清兵,但是大局已定,他最后还是失败了,后来他就隐居石船山,从事有关思想方面的著述。他在晚年的时候身体不太好,生活又过得比较拮据,连写作的纸笔都要靠朋友周济。每日著述,以至腕不胜砚,指不胜笔。在王夫之七十一岁时,有位清朝官员来拜访这位大学者,想赠送些吃穿用品给他。王夫之虽然在病中,但是认为自己是明朝遗臣,拒不接见清廷官员,也不接受礼物,

^①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宋论[M].北京:中华书局,1964,第193页

^②刘京 从《宋论》看王夫之的史论 [D] 内蒙古大学 2014.5.12

并写了一副对联，以表自己的情操：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他一心向明朝，不为利益所屈服，表现出了自己的气节，而作为明遗臣的黄宗羲和顾炎武也是这样的，他们反对君主专制，主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大概是亡国之民的共同感受吧。

2、探究明朝灭亡之原因

明朝作为当时实力强大的宗主国，整体实力在当时世界来说应该是强大的，最后走向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明朝从军事上是强干弱枝，把军队集中在首都附近，军队没有真正打过仗，导致在明朝末期清军入关，明军竟没有抵挡之力，努尔哈赤的一万铁骑就占领了大明江山，这是直接原因。明后期的政治已腐朽不堪，嘉靖即位初，为除一切弊政，天下得到休养，可好景不长，朝堂内有奸臣严嵩弄权，外有俺答、倭寇侵扰。此时嘉靖皇帝又崇尚道教，用于营建宫殿、宗庙的财物众多，最终使百余年的富庶之业衰弱下去。万历前十年，张居正通过推行一条鞭法的政治改革，国家有走向好转的趋势，明朝一度出现再兴的局面。可惜这只不过是明朝的落日余辉，张居正死后遭到万历皇帝的清算，遭到抄家、流放的不公平对待。反观万历皇帝在张居正死后，却怠于朝政、勤于敛财，政府机构陷于瘫痪，官吏忙于中饱私囊、争权夺利，政治上的黑暗，明朝走向灭亡不久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作为富有四海、九五至尊的帝王嗜钱如命，为求钱财派出宦官充当矿监、税使对民间进行搜刮。对政府部口缺少官员之事置之不理，《明史》有记载官员空缺的状况，万历四十五年“御史在内者一人数差，湖广、贵州各省，尚无人可差”。天启年间，朝政被宦官魏忠贤把持，满腹经纶的浙、齐、楚三党的士大夫竟依靠魏忠贤，对政敌东林党人进行排挤打压，一时之间朝堂乌烟瘴气。到了崇祯即位，明朝的皇权已经被严重削弱，内阁及官僚阶层已经出现党派之争，如东林党、浙党、楚党、鲁党，后来又冒出一个阉党。各派势力互相争斗，互相牵制，互相制约，又互相妥协，这样内斗其实也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实力，崇祯虽严惩魏忠贤及其党羽，但之后又重用另一批宦官，此时内有农民军起义，外有边患，崇祯皇帝已无力回天，明后期，虽有来自北方蒙古部落的骚扰、播州土司杨应龙等的反叛，但给予明朝重击的则是来自东北的女真族，在万历四十四年，女真族部落就萌生取代明朝之也，明朝君臣对此不以为然，在接连失掉抚顺、萨尔浒之战之后，朝廷任用懂军事、善守边的熊廷弼为辽东经略。而在朝廷的党争中，熊廷弼又被罢官，之后袁崇焕自请出关守还，才使得辽东平

安无事,并取得宁远大捷、宁锦大捷。敌人的反间计使明朝君臣自乱阵脚,在一片“清议”声中将最后一位能抵挡敌人的袁崇焕凌迟处死。是崇祯的刚愎自用,优柔寡断,用人不慎,与内阁官僚的摩擦内耗等多种因素酿成了亡国的事实。1644年4月,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竟冲冠一怒为红颜将清军引进关内,借复君父之仇的名义,赶走李自成,之后清军入主中原。吴三桂恐怕就是《宋论》中提到的小人了,他打着复仇的名义将异族统治者引入中原,使得满清统治者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大明江山。这些其实和宋朝有点类似,都是亡于异族统治者之手,朝廷政治腐败,小人乱政,军备废弛,皇帝出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3、对故国的思念与惋惜

《宋论》写于1691年,是王夫之晚年写的一部历史著作,王船山以宋史为基础,又仅仅不局限于宋朝两三百年的时间,托古论今,见解独到。夫之力陈宋朝之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又为北宋灭于女真之手、南宋终亡于蒙古之手,提供了许多可不亡之假设。然逝者不可追,无可奈何花落去,其激愤之情,痛彻人心。文中又多身世飘零之感,时值明清易帜,船山屡屡致其意焉。终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明朝也一样,故国已经远去,他只留在遗臣心中,在他们心中或许故国从未远离。

四、 总结

王夫之作为明朝遗臣,对明朝的灭亡肯定是痛心疾首的,他抵抗清兵无果之后著书立说,其中就包括《宋论》。就像书中包含着他对于宋灭亡的总结,对明朝灭亡的惋惜。明朝作为当时汉人心中的正统,这就使得他们是绝对不会像异族统治者屈服的,他坚持着民族气节,一心向往着他心目中的祖国,实践活动失败之后转有著书立说来抒发自己心中的愤懑之情。他写《宋论》以宋喻明,借由宋代发生的重大事件来审视明朝政事的得与失,最终是为了探讨“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作为明朝遗民的王夫之家国归属感已无存,怀着深痛之情来反思朝代的灭亡。

参考文献

- [1] 原文为：“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语出自蔡元培《(石头记)索隐》，与胡适《〈红楼梦〉考据》合本，华云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 [2] 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 宋论 [M]. 北京：中华书局，1964。
- [3] 朱玉荣. 王夫之宋论思想研究 [D]，中央民族大学 2015.5.1。
- [4] 王成芳. 从〈宋论〉看王夫之眼中的明君、贤臣——兼及宋代灭亡的原因 [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4.12.15，第6期。
- [5] 王夫之著，刘绍军译注. 宋论 [M]，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940页。
- [6] 刘京. 从〈宋论〉看王夫之的史论. [D] 内蒙古大学, 2014.5.12。
- [7] 王夫之. 读通鉴论 [M]，卷四。

"The death of song, the loss of the Ming dynasty" -.
Wang fuzhi's "song theory" and Ming dynasty mentality.

Lv Meizhi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0)

Abstract : Wang fuzhi gradually aware of Ming wu, written history all JieGuYuJin, mountain king embodi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feelings of adherents of Ming dynasty in the theory of the song dynasty show there is no doubt that the theory of the song dynasty adherents of Ming dynasty saw the ambivalence of characteristics always reflects the mourning of national subjugation. The reason why wang fuzhi is a metaphor for the loss of the song dynasty is the theory of certaint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tries to put the context of song's death into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reveals the pain of the death of the deceased and the vigorous reflection on the system. Article mainly divides into four most: one is seen on "the theory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cause of the song dynasty perish, 2 it is discussed the reference of the king's ships in the history of Ming wu mountain, the third part discusses the adherents of wang fuzhi gradually mentality, finally summarized. Wang fuzhi's "death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loss of the Ming dynasty".

Keywords: Wang Fuzhi, Adherents of Ming dynasty, Songlun